

黑瘦子

嫂子，披着浓浓的夜色，静静的
站在白桦林的深处，注视着每一个经
过的……

陈宗实 著

北京文艺出版社

黑嫂子

陈宗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黑 嫂 子/陈宗实 著. —太原: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01. 10

ISBN 7-5378-2868-7/I·2767

I. 黑... II. 陈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823 号

责任编辑:李 珂

封面设计:刘 文

内文设计:胡江明

黑 嫂 子

陈宗实 著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)

山西省农科院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2 字数:301 千字

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*

ISBN 7-5378-2868-7
I·2767 定价:20.00 元

第一章 魔幻大草甸

是富贵在吼唱山调调儿哩。闰牛听到，心跳得就很快了。这苦人儿也像他一样在想着一个女子吗？闰牛想不会的，不会再有他这样的男子能有这种运气。他碰到了天底下唯一的一个好女子了。

闰牛是个老实人，但老实人的心不一定老实，他不甘心自己就这样过下去。天底下好女子有的是，不信就一个也没有能给他欢心的。他心里的激情涌动得像霞火，烧着的只是他自己，那使他彻夜难眠。另一方面又有好多东西束缚他，不让他大胆去寻找。首先是他已经有了老婆，老婆是条很深的壕沟，把他同别的女人隔开了。再有就是他的爹，爹若把他按村规整治了，他在村里就没法做人了。还有……反正，闰牛害怕有女人的风景，他怕自己禁不住会闯入进去。他就整日埋头，显得淡泊又木讷。所以闰牛在外人眼里个规矩和正派的男子。

桂花也觉得闰牛是个好男子，那正是她所掌握的词汇中所没有的，她就全部倾心了他，也给了全部。

大草甸子仿佛有魔力，老是吸引桂花。桂花知道，大草甸子也吸引别的女子。女子们好像一进大草甸子才是真正的女子，那村规那道德的评判，以及那些古旧的约束全





都给抛开了，女子只剩下了美丽和天然的属性。一丛丛野百合和一穗穗香米花把女子的脸映得极好看。那好看与之相约的男子也无法表述，只一遍又一遍说着傻话，眼里的热度不断上升，直到把女子烫化在自己怀中。那时候，女子不会想她走出大草甸子以后的命运。

桂花往大草甸子里走，她不知道她所走过的茅道正是当年大闺女雪华所走过的。雪华那时多么青春，俊得所有的男人都想把她扑倒在草丛里。那茅道也是黑嫂子所走过的，黑嫂子现在也还在走，不过，她走过小茅道便往大水库方向去了。桂花不管这些，她只想自己快些走入大草甸子，那里面有闰牛在等她。

闰牛边打草边警觉地四下里望着。打草人相隔挺远，互相之间难以瞄到身形，大草甸子太大了。闰牛放了心，一门心思想桂花，想他的唇印在她脸上，她羞涩和欢快的样子，他就嘿嘿地笑起来。

“你笑啥？”桂花已站在闰牛身后。

闰牛早知她来了，只是想逗她，并没转身，还是笑。

桂花说：“让你笑，我去打草了。”

闰牛急忙回身，抱住了桂花，这回是桂花笑了，她看他急的样子感觉得很快活。

桂花手里有个瓦罐，差点被自己的忘情而失手落了。

她醉眼朦胧的看着闰牛，目光里像喷出一把火，把闰牛瞬间都烧化了。闰牛感觉有一个火苗在全身窜，他急忙抱住桂花，将嘴唇贴到了她红彤彤的脸蛋上。

桂花并不反抗，任凭闰牛放肆地将嘴唇往旁边移，两张嘴像上了胶一样紧紧地贴在一起，发出啧啧的响声。

闰牛一边吻着，一边将手伸到桂花胸内，摸着那大如婚礼馒头一样的乳房，惊声叫道：“你这奶子真大。”

桂花将闰牛的手拉开，道：“歇一会儿吧，我好饿。”闰牛于是很不情愿地抽出手。两个人就同时坐了下来。

他们坐在一铺草上，桂花把瓦罐放在一棵小灌木下面。

“给我带来了什么好吃喝？”

“是怪泉水。”桂花本想吓吓他。

闰牛明知吓他，可脸还是灰了，眼光迅速从瓦罐上移开了。

怪泉的地址只有历代的村长知道，据传说在龙骨山的原始森林里。那泉有一头东北虎把持，它看森林里哪种动物数量多了，妨碍别的动物生存了，它就让这种动物喝怪泉的水。它只有在交配时才暂时离开怪泉，人才能借机去取水。这话也不知是真是假。但怪泉肯定是有的。那泉水是用来惩罚犯了村规的男女的。喝了怪泉水，男子就没了男子的精气，女子也不能怀胎了。要想躲避惩罚，要么一死，要么远走他乡。这地方很闭塞，人们不知外面是啥样子，高高的龙骨山把什么什么都挡住了。要让人们离开这里比死还要令他们难以承受。闰牛灵魂深处涌起一股惧怕。

但闰牛的血是那么热。他不能望着桂花而什么也不做。桂花长得大大方方的，五官单看什么都大，只是放在一起，是那般匀称可人。桂花想到怪泉，心里也有些怕，不过她的害羞多于害怕，她就垂下头。闰牛看她粉嫩的脖





颈微微地变出一个弧度，上面的茸毛极细，被日光耀得就像撒上了一层碎金粉。大辫子从脖子的一侧垂下去，在胸前的山丘上弯转了一下子。一切都显得健康又朝气。闰牛想那一切都该是他的，那一刻他把什么都忘了。“我还没见女人的肉穴呢，要喝也要等我把你操了再喝，如若那样，我死了也不后悔。”闰牛说道，掀起桂花的衣服，朝那胖胖的奶子吻去。他边吻，边用手捏着桂花的乳根，像捏一块海绵一样。手中舒适得像搽了粉。

闰牛穿着一身黑，桂花好像刚注意到。她把他的手从自己胸上拿开，因为她都快喘不上气来了。

“你真像黑狐仙哩。”

“瞎说。”

“我怎的是瞎说？是真哩。”

“黑狐仙啥样，你见过？”

桂花欲说，可她没说。人都说恋爱中的女子会变聪明的，桂花的确比以前多了一些心思。她知道闰牛多么稀罕她，他不会容忍别的男人去碰她的身子，哪怕是黑狐仙。可那黑狐仙却真的存在。她心里有一片阴影，反射出来的，是闰牛见到她突然间的有些不快活。她不快活的样子也十分撩惹他，他就想把她整个地吞掉。

东北农村信奉狐狸和黄鼠狼二仙，在这龙骨山下的荒原里信得尤甚。人们敬畏得不敢直呼其名，提起来，只说黄小姐、花公子。

黄小姐幻成人形，成了仙，可也思凡，常把锄地、跑山的男子迷住。她的衣掌全是用人间没有的薄纱制成的，隐隐透出细嫩的肌肤，腰肢那么柔那么细，两条腿呢，又

丰腴又修长。她突然地来到她所相中的男子近前，一抬衣袖便散出一股香。那凡俗的男子一闻，心下贪恋欢喜，这心就算迷了，再一抬头看见梦里也不曾梦见的妙人儿，扔下自己劳作的用具，抱定女子，感觉女子香软滑腻，快活得欲死。女子主动以裸躯迎就，更比凡间女子好上千倍。男子就迷了，世人见到的就只是个痴人了。这痴人一日日消瘦，不出两年就死去了。另处又有男子遇见了这黄小姐。黄小姐更比以往俊俏，艳笑身软，二人欢洽情合，男子迷惑日深。这样的事总是不断发生在各个村庄里，流传下来，人们对此深信不疑。

那花公子更多情，长得魁伟俊秀，一切女子喜欢的东西他都具备。他喜欢穿一身黑，有时骑马有时不骑，但谁也不知他从哪里来又回到了哪里去。柳树村的女子有好多都见过他。他在大草甸子上出没，桂花也见过他。不过她不喜欢他而是怕他。他身上浓重的烟草气味儿令她恶心。

那日，闰牛还没有走向桂花，桂花只是个混混沌沌的女子。她在大草甸子上打草，偶尔抬头看看又高又远的龙骨山，想些山上的事情，也不深想，像行云匆匆的，脑子里又是一片清明了。

穿黑衣的黑狐仙来了。

桂花吓坏了。暗暗后悔自己不该贪活儿，日头落了也不回家。但她在要吓昏了的同时，又好奇地想，黑狐仙幻出的楼阁呢？

“你是谁？”当时她是这么问的。

“花公子。”黑狐狸的声音有些含混，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悦耳感人。黑狐仙不让桂花看清他面容，他从后面



一把把桂花抱住，并把脸贴近她的脖子。桂花闻到了烟草味儿，就是那种普通的旱烟味儿。她奋力挣扎着忘了哭喊。她无意中摸到了黑狐仙腰里别的旱烟袋，她的手并没停留又去跟黑狐仙搏斗了。

“你拒绝我，你们全家都会遭殃的。”黑狐仙把桂花往草铺子上按，有些发狠。

桂花听到这声吆喝，顿时就惧怕起来，她从小就听到黑狐仙的故事，知道花公子一见到谁，谁就会被迷死。她进住呼吸，头脑冷静下来，可她马上就奇怪自己为什么没有被迷住。她马上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。于是又踢又挣，然而，那黑狐仙却早已撕破了她的衣服，两只手像铁钳一样抓住她白晰肥嫩的乳房，两根指头用力地拔着她桃红的乳头。

桂花刚想喊，那黑狐仙就像一张厚重的网一样罩了下来，将整个身子压在她身上。黑狐仙像发疯一般啃着她的嘴唇，让她喘不过气来。

紧接着，桂花发觉自己的裤子也被撕破了，连同那条内裤。她发育得饱实丰满的胸脯完完全全露了出来。它们在随着她不断的挣扎。黑狐仙两手按住桂花的两只胳膊，像猪吃食一样用嘴在她肥硕的乳房上挥舞着。又亲又啃，桂花一阵战栗。浑身像通了电一样，酥软难受，隐隐约约的感到有个肉棒在她大腿上顶着。她终于决定放弃反抗，来好好享受一下这人生的乐趣。

黑狐仙见桂花已经放弃了反抗，于是撑起腰来，解去裤带，抽出那条赤条条的黑鳅鳅，朝桂花嘴巴伸去。

桂花一见那条充满生机的肉棒，不禁欲火焚身，正想



张口去衔住它，突然，那根肉棒散发出的浓烈的旱烟味儿使她幻梦似的感觉消失了。桂花的大脑顿时清醒起来，她害怕，她不想被黑狐仙迷死。

她左手用力地抓着阴茎，右手摸到了离她不远的大镰刀，然后用力举起来，狠狠地吹了下去，她看见刃上返着暮色里的一缕缕光。然后听到一声杀猪似的叫声。

黑狐仙疼得哼哼叽叽，往草甸子深处跑了。

事后桂花没跟任何人说起她遇到了黑狐仙的事，就是自己的娘她也没告诉，她怕娘吓坏，因为每个把黑狐仙惹上身的女子都没有好结局。桂花一直担心黑狐仙还会再来找她，可不久闰牛出现了。

“我给你说真的有黑狐仙。”

闰牛以为这小女子仍在玩笑，也不往心里去，全身还在着火，还想让这水样的女子浇灭它。

闰牛把身子向桂花倾过去，粗壮有力的胳膊把她获得了。

桂花挣开了，“我们先干活儿，打不了那许多草可没法交待。”这是在说闰牛。闰牛是不能少干一点儿活儿的，他们家是有名的能过日子的人家。先前他干活儿有钱大爷管，现在又多了个碧芳。全村的日子顶数他们家过得好。

桂花怕冷了闰牛，一指灌木下的瓦罐，“我煮了野百合的根，还放了糖，你去喝呀。”

闰牛心里热了一下。这要是自己的女人该多好，她知道什么东西能使男人长力气。

“是谁告给你的这个法儿？”



“是黑嫂子。”

闰牛很吃惊，“她知道你和我有这回事？”

“她怎的知道？我说我爹身子虚，她告诉我的。”

闰牛奇怪了，黑嫂子也是个大闺女咋会知道？他又想他不该这样揣测人家，她毕竟是继母带来的女子，跟自己的亲妹子也没两样。

“去喝呀。”

“我怕真是怪泉水。”闰牛本想说句笑话，谁想把两个人的心尖尖又扎了一下。

桂花跑过去，捧了瓦罐，拿给闰牛喝。

闰牛看着桂花被阳光晒得微红的脸，上面似乎有被他亲过的痕迹，这样一想，他又想了她，年轻的心也就变得平静了。

眼见太阳毒了，远山已有些晃眼，在日光所蒸起的雾气中显得飘渺。凡是桂花能体味道的甜美她都尝到了，这女子越发年轻动人，两只手臂如两条蛇，又把闰牛给缠得力乏了。

“你歇着，我去割。”桂花逼闰牛把所剩的一些水也喝了，然后她把瓦罐又放回到矮小的灌木底下，那里草不茂盛，容易发现。

桂花舞起扇刀，她就闻到了一股草青青的气息。那息息直入到她体内，似乎变成了血，变成了女子的柔情也变成了力量了。她就张了大眼笑笑的满是爱恋地看闰牛。

闰牛真是不想动，身底下的草铺子又潮又润又温暖，风也是那么温热。这大草甸子真是好地方呢，凡是男子都能做到最好的男子，闰牛自信世上再也不会男子有他这



样多地给桂花欢心。同样的，桂花也是他再也遇不上的女子，只可惜她不是他的女人。闰牛又想到大草甸子以外的世界中去。想到自己的老婆碧芳，他更是一点气力也没有了。刚才的乏力是因为心上盛了太多的欢喜，而这会儿他是绝望了。

有一天他们要是被束了，绑到村中那棵古楸树下，他们该怎么办？每次同桂花在一起，闰牛都会这样想。可要是不会她，闰牛如何也做不到。

“你怕不怕？”闰牛看见桂花不时转过头来向着他笑，那粉嫩的光滑的脸上有亮闪闪的汗水，很细很碎，似乎在不断散发着一种野花的香气。他又忍不住要亲吻她。

桂花没有停手，新的力气像些雨后疯长的藤蔓爬遍她全身，她就想不停地打草，她要把闰牛的那一份也打出来，好让他回到家里不看华碧芳的冷脸子。桂花从没想过要把闰牛从碧芳那里抢过来，她爱着他，这就是全部。她想把他所有的忧、苦和累都移到她身上来，女子生存着更像藤，不容易折，即使折了，也极快又滋生出来了。

桂花听见了闰牛的话，但并不急于回答，而是说：“黑狐仙吗？我可不怕。”她心里阴了一下，黑狐仙是平常人惹不得的，他有法力。可她因有了闰牛在，真是不怕他。

闰牛想人要是总能在这么好的境遇中不离开该多好，在天之下，大地之上，中间有草有他随时想饮的如水妇人。可是他的头脑还清醒，他知道这一切在天黑后就消失了。这使他觉得桂花要是个黄小姐就好了，她就会有法术把尘世的一切隔开，让他永远沉在温柔乡里。死了，又怕



什么呢?那么女子也一定幻想花公子前来,虽然是怕,但一定是欢喜的。

“总提黑狐仙,有一天,他真迷了你,你就称心了。”说着闰牛竟有些生气,站起身拿起自己的大扇刀背着桂花走去。

桂花心里很快乐呢,他嫉妒了,她不愿我提别的男子,哪怕是黑狐仙。她现在知道了黑狐仙要她什么,她拼命护着的东西她还会毫不吝惜地给他。这个小小的女子凭着自己的本能,把爱情的花朵开放到极致,她却不理会她所对之摇曳的人会不会把爱情也开放到极致,她什么都不顾,她只愿这日子一日一日过下去。在她年轻又有些痴愚的心里也只觉得日子会永远这样过下去。

天空很蓝,那蓝别处也断乎没有,所有的东西——天空、草地、远山以及静静泊在草甸一端的大水库都是浩阔的,浩阔得难以想像。男子融在其中,会想女子高高的双乳和肥硕的臀,再有就是女子的歌和泪。女子呢?会想起男子的胸膛和力量。到了阴历八月末,就更浩阔,所有的遮掩都掀去了,像一个神秘的女子,男子把她一切都读熟到不能再熟,如果还爱她,那时才叫真爱。那景物也是,老天不弃它,用冷风把多余的东西都从树上吹掉,把残花也摘走,把草也梳得驯服,然后老天就命一个高大无比的仙人砍断一棵大树,让它倒向北方,顷刻,大雪就飘下来,在空中边舞边往下望。雪的花树倒在了北方,而一些枝叉才斜向什么时候都有绿的地方。这北方最东北的荒原一切都给雪盖住。那一个个圆弧形的凸起,比什么花的开放都令人欢喜。大山也从未有过的美,在日光里月光下都有蓝



幽幽的精灵在舞蹈。不好看是不可能的，可以想，一朵花都那么着人喜爱，那雪野可是无数又无穷的雪花叠在一起的。这里的人，活着的乐趣也就不比旁的地方的人少。

两个人都没想这么多，就像一颗草，它不会想它为什么生在这里而不生在那里。那是不需想的。闰牛走在自己划定的地界处，禁不住又回身望望桂花。望是望不到的，这个月份的草已长过他们，只听有鸟叫，叫声复杂到像是有人在说话。闰牛干起活儿，干着干着，力量就长上来了，也不知为什么干，只是生命在干活儿中好像能令他感到真实和畅快，那就干吧。

村后那如梦如幻的大草甸子，曾演绎了多少男欢女爱的恋情，才这般撩人心魂！让桂花望一眼便觉迷乱而神往。村中许许多多的女子们或多或少对大草甸子存有一些痴想，无论肉体还是灵魂都渴望再生。

大草甸子里不光是草，还有无数星星点点的野花，随草的伏动如在水中飘游，漾起淡淡的香气。闰牛逆光而来，野花拥在他脚边，轻轻摇曳，似彩蝶绕花翻飞。闰牛一脸痴情，伸出有力的臂膀抱起大自然般毫无雕饰的女孩儿。

草和野花伏身做了他们的眠床，太阳刚好斜下山去，遗下羞涩的红晕落在桂花脸上。

闰牛脱去黑衣，充满生命力的躯体散出勃勃朝气。闰牛一边把头埋进桂花怀中一边帮桂花露出她浅香幽幽的胴体。

桂花很娇羞，但实际上她还不完全懂得男子，睁大眼



睛看男子的疯狂。

“我会怎样？”桂花有些担心地说。

“你会变成世上最幸福的女子！”闰牛的声音在黄昏的草间弥散。

桂花还是有些担心。

“我做了妇人会有什么结果？”

闰牛把手放在桂花光洁的呈着落霞色泽的肩头上。

“可……”桂花还要说什么，却感到一阵颤抖，闰牛的手阳光一般热烈地灼烤着她的全身。桂花闭了嘴，也闭上双目，感觉世界是一片温暖的红。

闰牛轻轻地吻遍桂花的身體，从头发、额角到脚心，最后停留在她最隐秘的那个毛茸茸的三角地带。他坐在她身后，双手环抱着她的腰部，桂花像瑟瑟发抖的小鸟，轻轻地呻吟着。

闰牛在桂花耳边悄声说道：“别怕，我的宝贝，干这事真是爽得很呢。”边说边吻桂花的颈背，然后将手伸到桂花胸前，摸着她的乳房。乳房白晰、硕大，在阳光的照射下更加诱人。

闰牛定了眼看桂花的乳房，桂花顿时羞红了脸，她闭上双眼，缓缓地躺了下去。

闰牛很老练地扒开桂花的大腿，一只手抚摸着她的胸部，另一只手伸到她的大腿下，在阴唇上轻轻地抚摩着。这种感觉让桂花心荡神摇，欲望的火焰烧遍了全身。

“来操吧，我要你！”桂花终于抛弃了少女的羞涩，咬牙说道。

闰牛被桂花这一鼓励，从腰间抽出阴茎，朝那火红的



洞口刺去。于是桂花就在一声惊叫之后成了少妇。

闰牛用了吃奶的劲狠命地抽插，一次一次把桂花带到快乐的顶峰。她浑身痉挛，粘液从阴道内一汩一汩地流出来。不停地呻吟着，任凭快感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扩散

.....

桂花做了妇人，如同在梦里。夜幕低垂，草和野花都睡去时，闰牛又着一身黑衣融进草丛里去，惊起已宿的芦花鸟，慌慌地叫。鸟叫声使桂花略微感到不安，可男子的气息还很浓郁地环绕着她，又让她幸福得心慌。招魂虫也叫起来，很凉。

桂花仍很困惑，做女人真的这么好？会不会有什么不好呢？那时桂花就朦胧地预感到了什么，可她还年少，不知道人间的许多苦事和烦恼事。闰牛真让她喜欢，他所给予她的一切，是那么新鲜而醉人。就是有一天她因此而倒霉，她也决不后悔，桂花倔强地想。桂花望着远处裹在黑暗里的村落，露出挑战的神情。

闰牛又在太阳将落时走近桂花。桂花不再惶恐，丢下打草的大扇刀，将丰满的身体投进闰牛的怀里。

桂花完全像个妇人了，胸脯比真正的妇人还要高耸，更使闰牛欲罢不能。

两个人希望岁月就此停止，好让他们永远相依相从。可板着阴冷面孔的村子却将他们一次次唤回，使他们无法挣脱一种无形的束缚以及村人的飞短流长的中伤。

闰牛无限疼爱地抱着桂花，时常流露出对不住桂花的神色。桂花并不能领会，也不去想未来，她只沉缅于闰牛的爱抚。



桂花把自己的酥胸抵在闰牛的裸胸上，静听天籁之声和原始的律动。其余世间的一切，桂花全不放在心上。

闰牛是怎样喜爱这个女子啊！他越爱她，越觉得应该早离开她。可她却不能够，桂花的憨朴和柔软健壮的身躯让他迷醉和痴狂。

每当天色黑暗下来，男子和女子都会感到一丝黯然，他们不知明天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。可他们都在黑夜里盼望明天，即使明天充满险恶与不幸。

桂花终于明白男女在一起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了。可桂花并不后悔，她想，是我自己乐意的。闰牛的绵绵情话还萦绕耳际，甚至他的体温她也能感觉到。

遇到黑狐仙后有一时期，桂花开始躁动不安，身体膨胀得难受，总朦胧地希望发生点什么事，并且是在自己身上。可究竟发生什么事，桂花并不清楚。她再也不是无歌无梦的女孩儿了。

大草甸子广阔无际，打了好些天草了，也不显得疮痍，仍茂茂密密地坦荡开去。桂花时常停下来，聆听似有似无的声响。浓稠的血液撞击着心胸，让她莫名地激动，总想喊叫几声。又觉得喊叫也不能泄尽她的激情，那该怎样呢？她又不知道。草在她胡思乱想中倒下。

桂花知道一个地方有泉，泉很旺，积了一坑清清凉凉的水。那泉水在大草甸子唯一的一棵大楸树下。不知前人为做标记栽下的还是怎的，树干已有几米粗。那泉也许是大草甸子最大的，反正桂花是这样认为。不过，大草甸子好就好在水源很足，小泉眼隔不远就一个，割草人就近喝

